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一

明

太祖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爲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眾數十餘萬屯金山

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

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爲奉天府開原縣金山蓋在縣之西北數侵

遼東帝以勝爲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爲副帥帥二十萬

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

出沒彼若在慶州

遼置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

宜以輕騎掩其不備

慶州旣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勢阻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復能出兵西路明師當搗其巢穴自當從東進連師乃反向慶州餉餉何異燕轅適趣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瓜分納克楚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

所獲之元將聶喇固

舊作乃刺吾今改後仿此

北還以書諭納克楚

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

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

舊作果來今改

擒其子布喇奇勝出

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方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

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

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城又東北

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擊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

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

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

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

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

或有別部雷慶州而將求悉塞外輿程遙加度遂妄指慶州為剽克楚出役之所主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揭金山道里迂迴極宜亦多不合總探明人于塞外地里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焚錦衣刑具雖亦一時者政且復聲明其禁似重懲及乃來然其末卒奸瑣籍以肆虐視前加厲流毒無窮不能悉除其貽咎一舉而兩盡之僅知過其四殆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不明明祖不能深其

錦衣衛大小威經三法
司事在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鼐喇固還至松花河

即松

花江注見前

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鼐喇固述帝恩德納

克楚心動遣左丞劉特默齊

舊作劉探馬赤今改

等來獻馬勝受

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

舊作觀童今改後仿此

進壓

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

一曰養鷺莊一曰榆林深處

曰龍安伊圖河

識安即金隆安府注見前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按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

畜牧蕃盛及是為大軍所逼又已先入鼐喇固言意猶

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

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

天嘆曰。天弗使吾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酹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冝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眾。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及師還。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殿後。爲潰卒所邀襲。馬蹄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刺腹死。初。帝聞捷。卽馳諭勝留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眾。瀋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眾。懼不測。

撫路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於水濱。反側則明。祖之諭。誠策之正。若勝乃俘眾。嚴兵自取。與眾之德厚。用其中情。與山與當茂不。

乃盡俘其眾內徙大盛兵亦悉拔歸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襲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為所乘三千人殲焉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以米帛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

勳喇固亦授千戶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

茂勝女壻也其在軍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茂應之

慢勝益怒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其狀

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匿

良馬使闇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

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訐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

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其大將軍

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

州。宋置元爲萬戶府。明仍爲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爲

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尙在終爲邊患乃卽軍中拜

玉爲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濠人武定侯郭英。興之弟副

之都督耿忠孫恪興祖之子為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亦

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王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

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福建漳泉興化四府

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在是年

四月至是和已請老曾倭寇上海元縣今屬松江府帝召和謂曰

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

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

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

置其間則倭不得入人亦不得傳岸其兵則籍近海民

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干戈鋌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讟者齒吾劍跡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爲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

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

化州舊爲馬龍他郎甸地明并爲州今裁。

之摩沙勒。

寨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

蠻人驅象列戰特藉以爲
恐嚇庸衆之資使聞者懼
而却避鮮有不愛其蹂躪
者沐英部署將士奮勵直
前大呼而繼以礮弩先聲
足以懾之象反走而賊且
奮其所恃握刀馳突賊衆
披靡遂以克捷可見臨敵
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
理即昆陽之虎豹股栗亦
由光武威氣懾降不盡借
助風雷也

隘如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

邊明縣屬楚雄府今併入蒙化府置巡司于此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

置火礮勁弩爲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

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寧正左湯昭右英

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却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

象皆反走賊殊死鬪左軍少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

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

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

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

貢謝罪麓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兀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克什克騰

西北周獲其子迪保努舊作地保奴今改後仿此數十里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

海遂問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

曰吾等提十萬眾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

令軍士穴地而爨母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衆

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

不設備弼爲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

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等數十騎遁

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如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二千男女

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

玉比之衛青李靖云迪保努及如主至京帝命有司給弟宅廩餼既有言玉私元主如事

帝怒王無禮。切責王。如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賞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爲瀋陽侯。後坐藍黨死。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

禍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禍。偁使遜位于其子昌。旣而又以禍本辛旽子。禍之子亦不可爲王。

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事任二十

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

字大純。吉水人。

為監察御史。

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詠縉

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之。縉即上封

事萬言。

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

之人。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根。優易

古稱井田善政行于亂之後是求治行于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蓋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後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紛子寧重操閭閻其所害于民生者滋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版籍蕩然因而徹田定制計口授產一極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阿盲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

置開寺執戟婢隍皆用俊良勿與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惟埋器悍之夫關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鎗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北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木子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

呂將三紀民閒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况當時雖惟戰爭亦未必比戶仇讎皆致失其恒產若徒向富厚者強取以與人是不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繼不察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見耳

甚于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于陳獻所奏略無次序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爲御史
沈晉以聞帝曰縉以允散自恣列遂命爲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爲李善長申雪又嘗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

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

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苦麻元史作普麼今依明史土

司蠻叛命沐英傳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

地諭降龍海奏以爲知州未幾卽叛英以計擒之徙遼

定服飾以辨等威固爲正論然不過審慎嫌微所繫猶小而當日眾建諸王封地太廣實垂強幹弱支之道遂貽後世燕藩篡逆禍基卓敬既有所見何不舉其大者剴切力陳而撫未務以爲建白可謂昧于輕

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

友德道過平曩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蠻眾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勦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曩明衛今改縣屬曲靖府馬龍明初爲衛後改州今州亦屬曲靖府

以卓敬

字惟恭瑞安人爲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

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

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

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

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爲元士

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日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重或以明相未從其言爲
惜即采而行之亦安能阻
患於未形乎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改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於今改於和林行

至圖拉河爲其下伊遜岱爾所襲眾遂散獨與十六騎

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闊闊帖木兒與前卷係兩人

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

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琨特穆爾被弒有郭勒齊者纂立稱汪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按琨特穆爾舊作坤帖

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弒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熾熾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

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太宗正院洪武初設爲宗人府